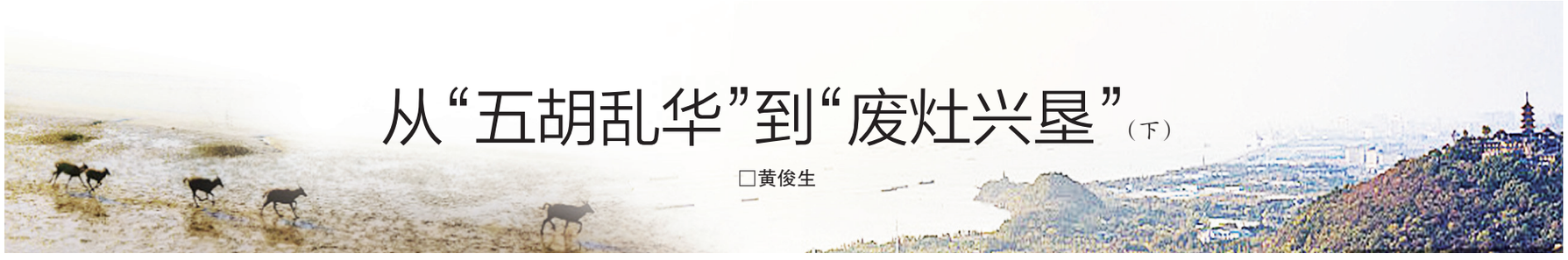
编辑:顾翘 美编:刘玉蓉 校对:曹云 组版:蒋培荣



从“五胡乱华”到“废灶兴垦”（下）

□黄俊生

都过去几十年了，仍是“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景象，足见扬州元气大伤，加上宋金交战于两淮，人口外逃，江淮为之一空。直至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为了消弭战乱创伤，采取“以民自实两淮荒田，免税三年”等措施，两淮农业生产与淮南盐业生产才慢慢恢复，外流乡民陆续返回。

元朝末年，泰州东台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率众起义，反抗朝廷残暴统治。

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据守苏州称王，另一支农民武装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七年攻克苏州，张士诚被俘。朱元璋对久攻苏州不克积怨颇深，遂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驱逐大批苏州阊门一带百姓，至张士诚家乡及淮南各盐场，从事煎盐劳役。后又因“戍边屯田”，陆续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迁十万余众于淮河间，仅苏州就有四万多流失土地的乡民，到南黄海之滨各盐场充作烧盐煎丁和垦民，史称“洪武赶散”，又称“阊门赶散”，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行动之一。明永乐年间（1403—1424），因“燕王靖难”，苏、锡、镇、宁境内民众纷纷移居淮南以及如皋、如东盐区躲避战乱。明清两朝，南通南部地区逐渐成陆，从江南乃至山东、安徽、山西、陕西、广东迁来的商贾，带来江南水乡的农耕技术，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商品意识和经营之道，南通工商业得以发展。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长江入海口沙洲逐步成陆，大批江南江北的移民追随着潮涨潮落的步伐麇集于此，开荒种植，这些移民被叫作“沙地人”，他们既有开疆拓土精神，又有犹太人一样的精明头脑，被称为“东方犹太人”。

龚自珍是清代的思想家、诗人、文学家，他的革新变法思想，对光绪皇帝影响很大，他写过《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颂扬一位叫陈朝玉的农民，他将沙滩不毛之地变为沃土千里，成为海门县最早的垦荒者。

陈朝玉是崇明县排衙镇人，生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屡涨屡圮的海门复涨成沙，涨为数十个大小沙洲，其中最大的叫三角沙，地势较高，无人开垦。陈朝玉携妻登沙，搭茅屋栖身，伐木除草，制作农具，披星戴月，辛勤耕作，历尽艰辛，终于使咸水变淡，使松散的沙地坚实起来。经过十年的努力，陈朝玉垦田45万亩，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消息传到崇明，乡亲们纷纷牵着牛，带着油、盐、粮食，拖儿带女举家投奔陈朝玉，他们“斩刈葭菼，开生成熟，广泛垦田”（《崇明县志》），没几年，三角沙人口达两三千人，人们还在那里建起了九房仓。

清末民初，南通先贤、清末状元张謇在担任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期间，废除历代王朝对沿海荒地禁垦的规定，大力提倡废灶兴垦。张謇兄弟在南由启东吕四场，西至连云港云台山之间的700多里地上，组建了70多家盐垦公司，规划用地460万亩地，投资1700余万元，废灶兴垦，种植棉花。一批又一批“沙地人”，响应号召，举家北迁，去实现从盐民到农民的身份转换。据何循真、朱国建《南通移民史话》记载，当年淮南盐垦区的移民达30万之众。至今，老一辈“沙里人”还能描述当年情景：他们卖掉仅有的一点土地和微薄的家产，带着干粮，车推肩担，三五成群徒步北迁。挑担者前挑孩子，后担锅席，称为“一担挑”。他们面对茫茫荒滩，艰难困苦，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坚韧不拔地与大自然搏斗，开创新天地，建设新家园。

废灶兴垦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江苏作家叶兆言在《江苏读本》里这样说：

废灶兴垦是盐城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条分界线。这以后，农业成了盐城地区的大事，因为盐，盐城这个城市诞生，因为废灶兴垦，盐城这个城市开始彻底进入了现代化。

在今天的盐城市东台、大丰、射阳等地，存在一些“方言岛”，方言岛上的居民，基本都说“沙地话”，与当地母语江淮方言形成鲜明差异。

沙地话，是分布在南通的海门、启东、通州、如东、南通开发区部分地区以及苏州的张家港、上海的崇明岛、宝山、南汇、奉贤一带的土话，属于吴语一系，生活在南通说沙地话的人，就是“沙地人”。

数百年来，吴语的范围在不断往南缩减，而沙地人，却是唯一将吴语北进的人群。近代张謇废灶兴垦，沙地人云集景从，从煮海为盐，到耕作植棉，成为黄海之滨新的垦荒人，他们的后人，便是说着沙地话的新江淮人。

大丰是盐城的三个区之一，这里是麋鹿故乡、丹顶鹤栖息地，与麋鹿为伍、与丹顶鹤共舞的还有10万之众沙地人，从他们的祖上跟随张謇北上垦荒100多年以来，已经在这里繁衍了四五代。无独有偶，盐城的东台、射阳，乃至连云港的云台山，说着沙地话的人都不下10万，他们与当地人一起，建设他们新的家园。

可以说，沙地人是大江南北“流人”追逐土地的拓荒者，为南通人群的最终形成画了圆满句号，但是，从四面八方朝江海大地奔赴而来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息。上世纪末，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从蓝图走向建设，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上百万人命运发生改变，他们的身份由居民变为移民，与三峡相去千里的南通，便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归宿地。曾经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如今，君与我均住长江尾，三峡人成江海人。

此心安处是吾乡。余武蓉是三峡工程最后一批移民，她来到南通落户的第二年，成功应聘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员，考取保险代理人资格，当选为通州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魏祥云在海安市紫石中学附近开了餐馆，生意兴隆，与左邻右舍关系融洽，毫无违和感；杨洪玲在海门利用流转土地种植羊草、搭建羊棚，养殖与阿尔泰细毛羊齐名的海门波尔山羊，引种三峡特色橘，年收入增加10万元。

江风海韵，包容兼蓄。从大江南北、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人们，说着各自的方言，组成一幅和谐的生活画面。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以自己是南通人而骄傲。不过，熟悉各地方言且心细的人，从南通人的互相交谈中，还是可以分辨出语言的细微差别。在北方语系中，“不要说话”一句的辨识度和通行度很高，但在南通，却会有好几种表述：

“不要则声”，这是海安人。

“别说话”，这是崇川人。

“喔响”，这是沙地人。

“莫乱冒皮皮”，这是三峡人。

这是多么生动有趣的场景！

《南通传》连载 第三章：五方杂处 华夏移民史缩影（四）

丝路花语

南通楹联

许胜的对联情结

□徐勇俊

许胜，笔名一仆，1926年7月生，南通通州十总人，大学学历，南通大学离休干部。1944年9月，许胜申请进入苏中公学（原抗大九分校）学习，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受嘉奖四次。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省诗词协会会员、省楹联研究会会员，市诗词协会和市楹联学会会员。

许胜酷爱诗词、楹联创作，其楹联作品多次在本市及全国征联大赛中获奖。早在1994年，他的一副七言联即在《南通广播电视报》“华联杯”征联中获得二等奖：

古邑新天升日月；

崇川宝地蕴珠玑。

此联以“宝地”对“新天”，以“珠玑”对“日月”，反映了千年古城、一方宝地南通展现出的一派新面貌。

2004年，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海内外征联（出上联征下联），结果最佳下联空缺，从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及海外的六百九十多个应征下联中评出十名入围奖，许胜成功入围，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殊属不易。

2008年，中国书画研究所编印《人民的纪念》大型画册，许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一副七言联入选，荣获一等奖：

峥嵘岁月经七秩；

灿烂光辉照九州。

此联以新声入联，上联反映了长征胜利以来的不平凡岁月，下联是说全中国沐浴于党的光辉之下。全联对仗工稳，特别是以同偏旁的连绵词“灿烂”对“峥嵘”，颇具功力。

2009年，许胜的一副四言联入选《新中国大阅兵题赞艺术大典》，荣获二等奖：

磅礴大气；

威武雄师。

此联亦以新声入联，惜字如金，以短取胜，仅用八个字就充分体现了大阅兵时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风貌。

2019年，许胜还在南通“礼赞新时代、共筑中国梦”征联中荣获三等奖：

星火燎原，北战南征，降龙伏虎开新纪；

明灯指路，扬帆破浪，追梦兴邦续锦程。

许胜还擅长撰写回文联，如以下两联：

2010年上海世博会征联获优秀奖联：

沪满春光春满沪；

园盈喜气喜盈园。

2011年“南通好家园”征联获三等奖联：

大港展新姿，港沐春风春沐港；

名城呈胜景，城环濠水濠环城。

前一副和后一副中的七言分句部分皆为回文联，既可顺读，也可倒读，但意思不变，饶有趣味。

许胜类似的获奖联共有十三副被黄俊生主编的《南通当代楹联作品选》收录。“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作为南通市楹联学会最年长的会员，九十八岁高龄的许胜老人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仍然在楹联园地中耕耘不辍，相信他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楹联。（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江海风物

磨糁儿

□程太和

磨糁儿，我们老家通常指的是磨玉米糁儿。俗语说：玉米糁儿粥养了一世人，没有落得一句好话。这说明，我们那一带人都是吃玉米糁儿粥长大的。玉米糁儿含有多种维生素，从中医角度讲，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开胃，改善因气血亏虚导致的头晕、头痛。

磨玉米糁儿，用的是石磨。尽管上世纪70年代初中期，农村大队有了电动加工坊，粉碎机可以加工，但多数农户仍习惯用石磨磨糁儿，他们认为粉碎机加工的糁儿过于腻口，没有石磨磨的香。

我们生产队近30户人家，有石磨的大约三分之二。有些人家儿子多，儿子成家后分家了，就几户合用一副石磨。石磨是用坚硬的岩石凿成的，圆形，上下两片都凿有突出的齿或凹下去的槽。下片中心有木质的轴，上片中心有轴套，旁边有两个圆形磨眼，正常磨粮时只要一个磨眼灌粮。下片固定在磨盘（海安东乡叫“磨堂”）上，上片合在下片上。上片通过人推和牵拉而转动，粮食从磨眼里流进两片之间被磨碎。长期使用，石磨的齿槽也会磨损而变钝。所以，需要请打磨匠来打凿磨齿，清洗龙口（从磨眼向四周输送谷粒的槽沟）。打磨匠的工具是一柄打磨锤及各种规格的钢钎。打磨匠打凿磨齿时要戴一副平光眼镜，以防石屑碰击眼睛。石磨下面的磨盘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磨盘下面还有一个木架。家用的石磨，磨盘一般是方形的；生产队的大石磨，磨盘是圆形的。家用的石磨，除石磨、磨盘外，还有一副磨担。磨担是用“Y”形树杈在顶头加一个横挡扶手做成的。磨担通过两根绳子悬挂在屋梁上。

推磨，说得准确一点应是推拉磨，是两手扶着磨担一推一拉。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学着推磨了。起初，个子小，腿子短，推磨时左脚固定，右脚向前迈一步；向后拉动时，左脚固定，右脚向后退一步。那姿势看起来还蛮优雅的。等到十四五岁时，个儿长高了，推拉石磨时，两只脚就固定了，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推拉石磨，可以一个人，也可以两个人，两个人不显得那么吃劲。整个推拉磨的过程，用力的大小需有节奏变化，但上片石磨的转动速度要保持恒定。石磨的转动，还需要一个人牵磨，他既要牵磨，又要将粮食灌到磨眼中。粮食灌到磨眼，既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太慢，影响磨粮速度；太快，石磨来不及磨碎。嫌快的话，可在磨眼中插入竹枝，减少粮食下漏速度。通常，磨麦子、各种杂粮要慢一些；磨玉米糁儿、玉米粑子可快一些。石磨的转动呈逆时针方向，从磨眼中流入两磨片间的粮食，随着上片石磨的旋转沿着槽沟向边缘散开，而边上的磨槽越来越小，粮食便被磨碎了。玉米磨碎后，变成了玉米屑子，玉米屑子要进行筛分。玉米皮儿作猪饲料，玉米粑子煮饭，玉米糁儿煮粥。海安东乡农民一年四季都以玉米“当家”。

现在，超市里有玉米糁儿出售，宾馆里的自助餐有各类糁儿粥。这些糁儿都是机器粉碎的，香味大不如从前。但即使时光倒流，叫人们再去用石磨磨糁儿也不可能了。石磨磨糁儿的场景，只能在梦中回味。

冬日混堂

□赵一锋

混堂即澡堂子、浴室，混堂之名最早出现在宋代，大约是伴随着市井繁荣而出现。南通州之地，因得渔盐之利，明清以来市镇经济崛起，不仅州城（县城），凡有较大的市镇都有混堂，又叫堂子。笔者家乡掘港晚清民国时就有五个混堂，老百姓俗称“五堂”，与民间流传的“一关、二典……九桥、十庙”一同构成了旧时掘港的市镇概况。这往往是市镇闲人凑数的话题，但混堂的数量与当时通州、如皋城里相当，也足以说明当时掘港的生活水平较高。

掘港的五个混堂有四个在正街上，一个在竖街上。正街从东往西依次是，最东边混堂称合兴池，又因其开设较早称老堂子，在国清寺巷对巷南街北街之间，巷子称为东堂子巷。合兴池西边的混堂因老板姓桑，称为桑家堂子，店号温泉池，在关帝庙西南街北街之间，所在的巷子称堂子巷（混堂巷）。桑家堂子西边的混堂叫三元池，老板姓管，称管家堂子，又因位于砖桥西侧，位置居中称中堂子。正街最西头混堂称西堂子，位于两淮盐运通州分司掘港场署、如皋县主簿署附近，店号山庆池。竖街上混堂叫蟥浦池，称南堂子，地址在云浦桥外。

旧时的混堂都在门口或巷子口立一根两三丈许的木杆，为悬挂灯笼之用。冬日午后三四时，将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混堂里开始烧水，由此引起一句歇后语“堂子的灯笼——天天挂”。水都是伙计挑的南边串场河里的，一般人家舍不得打井水，也经不起打。烧火用的是海边的“红草”，掘港四周都是草荡，燃料优势明显。待到傍晚时分，点上灯笼里的蜡烛，老远就能看到混堂“开汤”开始营业。那时候只有男浴室，来的都是达官贵人和士绅商贾，一般人家只有年前洗个澡，“有钱没钱，洗洗干净过年”。如东地处沿海，渔民平日里难得上岸洗澡，腊月里常有成群结队上街洗澡的。渔民平日里吃饭“鱼当家”，海鱼吃多了皮肤上都油，擦背的师傅能搓下厚厚一层油泥。“海霸王”孙二富常来掘港洗澡，只带一个警卫员，彼时掘港为国民党、日伪占据，他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混堂里有扬州、镇江师傅帮人修脚，擦背师傅都是本地郊区的农民，冬天赚点“年着子”（年货），一家人好过个“肥年”，其实也就是能有鱼有肉。混堂一般晚上十点左右打烊，谓之“放汤”，把灯笼卸下来，第二天下午再“开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948年3月，掘港解放，街上的五堂只剩下两个，即三元池和蟥浦池。1959年，县商业局在砖桥南市中心开设如东浴室，三元池和蟥浦池并入，分设男子部和女子部。1979年如东浴室迁至黄海路，70后、80后印象中的老浴室就是那个模样，老人说老浴室还可以看到过去混堂的影子。笔者小时候冬天常和父亲去洗澡，有时爷爷也去。洗澡前先买澡票和擦背的筹儿，澡票二毛，筹儿一毛。浴室里有大厅或雅间，其实雅间也就和大厅差不多，只是雅间人数少一点罢了。大厅、雅间每人都有一个铺位供休息，头顶安一滑轮用于悬挂衣物等贵重物品。大厅有若干服务员，雅间只有一个，负责打扫卫生，给客人递热毛巾擦身子，称“打手巾把子”。我邻居泉儿伯就是雅间的服务员，小学毕业就到浴室学徒。“打手巾把子”是技术活，即从沸水挤热毛巾，服务员常以此炫耀，一般客人就打一至两个手巾，碰到熟人就多打几个。浴室里间有两个大浴池，头池水沸温度高，上面铺着木架供客人蒸浴；二池水温合适可以泡澡。两个浴池都铺着大理石，当年从云南购得，花纹类似云石屏风。外间是几个淋浴莲蓬头，摆着两个大木凳，供客人擦背之用。擦背师傅蹲在一边等候，眼巴巴盼着客人来请。一有客人立刻眉开眼笑，殷勤备至，慌忙把筹儿贴在墙壁瓷砖上，等工作结束了和浴室分成结账。擦背是最辛苦的工作，从业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郊区农民，父亲认识的一个杨师傅，白天在县水泥制品厂扛水泥，晚上在这里兼职，年纪也有六十多了，须发皆白，挺让人心疼的。洗好澡，人们总喜欢躺会聊聊天，有雅兴的唱唱京戏、下下棋……躺饿了，浴室也提供面条、馄饨等简餐，有客人要一半馄饨，一半面，雅称来个“龙虎斗”。浴室门口有卖“洋大头”萝卜的，洗澡以后躺着休息时吃个萝卜顺气又舒服，父亲总会买几个。浴室是“半年闲”，夏天就做冷饮卖，平时还兼旅社，因是兼营，比一般的旅社便宜很多。

天寒地冻、水汽氤氲、人声嘈杂、坦诚相见，冬日里去浴室洗个热水澡是惬意舒服的享受。如今黄海路上的如东浴室还在，只是几年前停业改为他用，此前笔者还特地去那里怀旧了一回，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混堂鸣板日初红，怀垢人人向此中。君子欲修除祓事，小夫翻习裸裎风。”沈周笔下市井中混堂里的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江畔听潮

通谚撷趣

掐叨耳朵吃炒米

□黄步千

掐叨耳朵吃炒米：自己听不见嚼炒米的响声，自己糊自己。

搭浆：1.质量有瑕疵；2.为人不地道；3.是非不明，不爽。

搪底：垫底；压阵。

接头连二：接连不断。

掸尘：腊月里做卫生。

老鼠啃棺材：里头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

老扎：老练、成熟。

老山佛相：老叽嘎嘎，倚老卖老的。

老人蒂子：少年老成，倚小卖老的年轻人。

老老面皮，饱饱肚皮：皮厚点儿，总饿不了。

老大多了船要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七嘴八舌，做不好事情。

赤豆打油：难以想象。

壁虎子爬冬瓜：上不去。

濠滨射虎

南通谜人作品评析（二十九）

“赖有将军振威武，江南按堵无所苦”

（台湾地区地名二）彰化、成功

作者：陈建平 评析：周惠龙

该谜面出自清代诗人缪徵甲赞美民族英雄陈化成的《宝山》诗，前两句为：不畏江南百万兵，祇（只）畏江南陈化成。谜底顿读成：彰/化成/功，彰：彰显、显扬，功：功绩，谜面借咏陈化成诗句，正面会意谜底，扣合贴切自然。

余谓此谜，佳处有三：

一是择底新巧。台湾地区的两个地名经作者巧手撞击，中间拼出“化成”这个人名，从而组合出新的词意来绾合回互谜面。

二是顿读奇巧。原底“彰化、成功”是名词+名词的并列结构，作者从中拼出“化成”人名后，顿读为：“彰/化成/功”，幻化为动词+名词的动宾结构，会意为彰显化成的功绩，谜底非常精确阐释了谜面的意境。这顿读就像一根魔法棒，将两个地名从中点化成一个人名，而又巧妙融会在句意里，妙哉！

三是别解精巧。谜底两个地名一经作者妙手衔接，分解组合，拼出“化成”一词，这里“化成”是本谜的高明所在，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词，而是特指陈化成这个人名。陈化成，福建同安人，1830年提升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多次击退来犯的英国舰队。1842年，六十七岁的老将陈化成一直坚定守卫在孤立无援的吴淞口西炮台阵地。炮兵缺处，他则亲点火药，还坚持指挥抬枪队、鸟枪队，向登岸英国侵略军射击，最后身上七处受伤英勇牺牲，后来诰封为振威将军。谜面振威即指向陈化成也。另外，首尾二字中断离后，另作特解，如此三处别义，呼应谜面，可谓精巧焉。（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